

2008

肖广平副书记
县委书记



貴縣文史資料

第十一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贵县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401017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贵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九月

责任编辑：罗甫琼 梅行公 甘相茂
编 辑：区鸿泽 梁元熹 莫洪杰
陈大荣 周建华

封面题字：杨秀枝

封面设计：叶群球

贵县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政协广西贵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西书刊批准证明211号
广西贵县印刷厂印

1988年九月出版

贵县文史资料第十一辑目录

太平天国史料

现代革命史料

- 太平军围攻桂林 梁培庐 (1)
翼王身世续考 (节录) 梅竹公 (4)
孙中山逝世噩耗传到贵县之后 刘忠汉 (7)
五四运动影响下贵县丙寅学会成立 陈颂祺 (9)
忆谭留科同志二三事 罗甫琼 (12)
忆梁泽宏 区鸿泽 (14)
一个穷苦学生走过的道路
——记黄虹的革命事迹 梁元熹 (16)
大圩解放前后革命史话 黎树森 (23)

教科文
教泽流芳
——追怀两校长区隐乾与潘乃德 卢豫冬 (34)
贵县通乡学会与树人中学 梁元熹 (40)
贵中热烈欢迎陶行知先生 谭之清 (45)
劳动教育和勤工俭学 叶德明 (47)
工程师陈寿彝 林焕昭 (50)
贵县铜鼓史话 甘相茂 (56)
旧《贵县志》辨析及借鉴 燊光 (62)

贵县西江农场简介	梁普贵 梁振安	(69)
贵县水利工程概况	冯幼初	(71)
解放前贵县农业推广的回顾	罗尔纶	(80)
贵县水利、电力发展概况	徐如璋	(82)
东津特产鱼苗	甘智	(85)

贵县沦陷经过和城区损失情况	林毓珣	(86)
王佐文事略	林焕昭 莫洪杰	(88)
抗战时期东津二三事	甘智	(90)

沧桑旧社会

桂军在贵县袭击粤军	李墨馨	(93)
贵县旧社会的烟赌及娼妓	黄华	(96)
大岭盐卡旧事实录	莫洪杰 覃德芳	(99)
旧社会桥圩“黑帮”组织	梁观型	(102)
旧桥圩两局董的悲惨下场	莫佩莹	(104)

城 乡 旧 事

- 癸丑年贵县水灾 傅斗中 (107)
旧大圩与黑死病 黄启光 (109)
吊棺之谜 钟辉煌 (111)
贼抢桥圩明利商店 谭立道 (113)
争取江棠起义经过 黎树森
陈大荣 (116)
贵县解放前夕 陈颂祺 (119)
收编梁沙部队的经过 李玉良 (122)
贵县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概况 谭耀强 (124)

太平军围攻桂林

梁岵庐

1851年，前清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一日，太平军攻克永安州（今蒙山），建立太平天国，以这年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清军败将广西提督向荣，广州副都统乌兰泰追踪而至，围困永安。钦差大臣赛尚阿则远远观望。他是前清世家出身的大官僚，生长北京，素不知兵。这时在大本营中，只是终日吸鼻烟，讲享受，一班幕僚也不知军事，一味地填词饮酒作乐。清军围困永安七个个多月既无计可施，太平军乃决定突围之计。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后，向荣、乌兰泰和四总兵率清军追之，在仙回岭中伏，四总兵皆死。太平军杀清军四、五千人，取道荔浦牛角瑶山经六塘、良丰，直趋桂林。经良丰时，曾烧毁团绅文翰的住宅。1852年4月18日（清咸丰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太平军到了桂林城下，夹江扎营，辎重船只停泊訾家洲及象鼻山下。（相传太平军初欲渡东岸因遭到清勇的顽抗，尸积如墙，后名其地为“堵尸坪”）太平军不分昼夜攻打东、西、南各门，直至骝马山一带皆为火线。文昌门外是太平军大本营所在，当时在象鼻山上架炮轰城，并用吕公车（一名蜈蚣车，是一种攻城用具，宽长一丈，藏人于内，上遮木板，架以云梯，高与城齐，以便攀登）加强攻势。另一方面开挖地道，企图用火药轰倒城墙。但种种攻势

一时皆不能得手。（据说太平军所用武器，炮有三种：一种是红毛大炮，一种是较小的白炮，一种是小的猪仔炮，所用皆系以火药发射的铁炮弹，大小不等；枪则有火枪、三管、五管并列的大吉枪等；此外则为旧式武器如藤牌、刀矛之类。）

桂林当时是广西省城，清巡抚邹鸣鹤庸懦无能，胆小如鼠。他一听到太平军要来进攻桂林，张惶失措，急忙派兵去六塘防堵。不料派去的兵丁中途遇到太平军先头部队，即丢弃兵械，黑夜逃回桂林。接着向荣在仙回岭大败之后，也带了残部六人，头戴草帽，脚穿草鞋一路上忍饥挨饿，奔走两昼夜，狼狈不堪。他藉口赶来桂林布防，躲进城内不敢再出，副都统乌兰泰随后赶到，不及入城，在城南将军桥（按：将军桥早在五代时已有这一名称，不是因乌兰泰而得名）被太平军炮伤而死，钦差大臣赛尚阿却早已带了禁卫军，远远地避去阳朔了。

那时，太平军加紧攻城，象鼻山上大炮不断地隔着漓江向城内轰击，把巡抚衙署的大堂檐口也击坏了。据传炮弹入城如雨，城上清军并以长竿缚火炬，并煮松胶沥糠为饼来焚烧攻到城下的吕公车。（见金壘遺墨）巡抚邹鸣鹤惊恐之余，不敢再住抚署（今体育场是其遗址），避到秀峰书院，终日烧香求佑。他一方面串同向荣捏造什么神灵显现，保卫城池的言词，欺騙清廷；一方面勾结在围城中的劣绅们，企图倚靠团练力量来保全生命。谁知以状元龙启瑞为首的一班所谓团绅，都怕太平军，他们早把团局门前陈列的刀枪旗帜收藏起来。不仅如此，他们又借了办团守城的机会，虚领民兵工资，或用小孩顶替，大家分肥。之后，增援的清军（楚军）二万多人和各处招来的壮丁都来到城外，人数虽多，不

能作战，每次交锋，远远地见到太平军只放一些空枪，即行退走。太平军于作战之余，在得月楼宴饮歌唱为乐（得月楼正对象鼻山，即旧时接官亭，今一中校址所在）。清军遥加观望，而无可奈何。他们对于拉夫，抢掠人民财物却无恶不作。东勇多为客家，与太平军以同为客家的关系（太平军领袖和队伍大都是客家人）发生好感，在交战时，双方假放枪炮，不装入旧时所谓“笔码”或“铅码”的子弹，但闻枪声而人无损伤，借着烟雾四布，彼此往来谈笑，或以良钱食物授赠和交易。

在这情况之下，困居城内的人民不仅要被挨户抽丁，燃灯守夜，更要被官僚、差役、兵练和土劣的苛派与讹诈。那时城内难民很多，无家可归，就将贡院作为收容所。（清郑献甫补学轩文集答白沙令李秋航书说：“会垣四围，时警刷盗，贡院一所，分住流民，则其外可知矣。太尉之府乃苦乞儿，校士之官，或为饿鬼，则其下可知矣。”）围城日久，造成严重的粮荒。城中之人每夜从北门城上缒人出外（太平军特留北门不攻，便利民众，只由清军把守），远走几十里买粮入城，因此奸商乘机图利，高抬粮价，增至十倍。兵练则任意横行，抢取居民物件。公然在街市摆卖，官吏不敢干涉。（流传的独秀峰题壁诗三十首记载很详，可算实录。）

照事实看來，太平军是不难攻下桂林的。但太平军是农民革命的武装，深知人民痛苦，随处要照顾人民。不仅放弃桂林北门的进攻，留此一角，不肯断绝城内居民米粮和饮水的接济，并且后来由于城内人民出到城外，禀告东王杨秀清，诉说城内仓库空虚，粮食缺匱的苦处。于是太平军决定暂都桂林之围，以救民众，别作良图，“岂桂林一城独攻之而不克乎？”（据太平天国刊行“天情道理书”）在围攻桂

林一个多月之后，1852年——清咸丰二年四月初一日晚间，太平军从桂林撤退，渡过漓江，进取兴安，先在象鼻山上扎草为人，炮置药线，用长绳为引，使之缓慢燃放。清军遥闻炮声不绝，疑是太平军要来进攻，在黑夜中，不敢行动，只是加意防守，等到天明，才发觉太平军已经撤退而且去得很远了。独秀峰无名氏题壁诗说：“最妙敌人渡江去，诸君犹作枕中眠。”就是一个实录。 （自治区文史馆供稿）

翼王身世续考（节录）

梅竹公

编者说明：此文原载中华书局《太平天国学刊》第二辑。（1985年出版）广西社会科学学术论著于1984—1987年度的评选活动中，此文曾获“广西太平天国学会”优秀成果奖。它的论点，近年已被史学界认可和引据。

节录此文的作者，只节录此文的前半部分，着重一般理论的论述的介绍。后半部分基本上与《鼎建渡船碑记跋》（载本刊第四辑）内容相同，故从略。

关于石达开的家庭经济、社会地位问题，百多年来，由于旧方志记载极为简略，外地人著述每多据自讹传，无端称为土豪、多年绅富。建国后，沿讹袭谬，无人置疑，几成定案。“文革”前，虽有广西文史调查团、通志馆先后到过翼王故乡采访，但事后未有对旧说作出订误的专文发表，致这些宝贵的口碑，没能发挥地方资料的征信作用。拨乱反正

中，经公正评论，已将被诬为“地主阶级分子”、“混进革命领导中的阶级异己分子”等帽子，予以推倒。但是，目前所有有关翼王身世的表述，在一些新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和学校课本里，还没有改变旧的提法，可说是一个应当澄清的遗留问题。

天京失陷后卅年编的《贵县志》说石达开家“世业农”，1933年的《贵县志》说他“家中资”，都没有明确看出是地主或富农。《光绪贵县志》把石达开列入“群盗”，而不属于“官绅衙役为盗”。因此，当年清吏骆秉章称他为“乡曲细民”，不称为“逆绅”，是切当的。

太平天国时期，关于翼王家世的资料，属于太平天国方面的记述有三份：一是《天情道理书》说：“昌辉、翼王亦是富厚之家，不惜家产，恭膺帝命，同扶真主。”二是《石达开自述》“自幼读书未成，耕种为业。”三是《李秀成自述》说：“翼王家富读书”。“富厚”与“家富”，乃是指韦、石在首义六王中，家境较为富裕，不能理解为当地巨富。属于敌对阶级的记述有四份：一是《光绪贵县志》在其家“世业农”之后，仅有“弃家从贼”句，看不出富力。二是张德坚说他“献贼十数万金入伙”。三是许平叔说他“以财雄一方”。四是谢介鹤说他“家稍裕，天贼等欲为乱，苦无资，闻翼贼富，与南贼密访之”。张、许二人所作的夸大其词；在旧浔州府属四县人听来，是不假思索即辨其非的。但是，它却长期地为外地人所深信不疑，宁非怪事？

1956年，罗尔纲同志新著《太平天国文物图释》专集出版，罗老在《翼王曾祖母墓碑跋》最后认为：“石家是靠出租大量的土地的地租剥削为主要收入，即使达开也参加一些劳动，仍是一个属于地主阶级家庭。”并引两事为证：（一）

太平天国政府编纂的起义历史中，有“访石相公”一节。认为“相公”是只对地主阶级子弟才用的尊称。（二）石马山石氏祖墓前有石柱联，这种制作非地主阶级不能办到。结论是：“石达开的家庭出身与韦昌辉相同”。

1954年第九版、1962年重印的范文澜同志著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说，石家是“当地土豪大姓、人口多”。“韦、石二人都是当地多年绅富”。考其论据渊源，受张德坚、许平叔二说影响最多。范老对罗老三十年代考证出石家非士大夫家族，尚有存疑，加上受罗老《翼王曾祖母墓碑跋》因碑题有“十三世”三字，以为“石家由粤迁贵，到达开已十六代人”一说影响，推测石氏已繁衍为大族，于是便写出“土豪大姓、人口多”来了。

谢氏的“家稍裕”，《贵县志》的“家中资”，都是较朴实的记述；尤其后者来自地方口碑，应为可信，但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笔者1979年提交南京讨论会的论文^①，曾据“文革”前后地方资料口碑作了考证。现就上引罗老《跋》文中的三点，提出商榷意见：（一）“相公”并不是专用于地主阶级子弟。旧小说、戏剧的用语，是反映时代习俗的，许多穷书生都被劳动人民称为“相公”。窃以为，首义六王以达开最年轻，而又“文武备足”，被称为“石相公”是很自然的。（二）石柱联并非只有地主能制。乡俗不论大小宗族，一般都有蒸尝田产，族内办善事由尝产收入部分开支。石氏祖墓已该读集体的，不会出达开一户出钱。（三）石族迁到贵县才几代人。参考地方口碑，所知石氏全族参加起义，仅是几户人，“不多也，多乎哉”？世俗“慎终追远，不忘所自”，其世系是按祖籍族祠序列的。笔者曾祖父十岁失怙恃，由其叔从广东携到贵县占籍，应是二世，但其墓碑

上却标着“十九世”。援例，可证达开家由粤到贵并没有十六代人。

注¹见中华书局出版《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第二册，《贵县文史资料》第一辑。

孙中山逝世噩耗传到贵县之后

· 刘汉忠 ·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病逝。当时，军阀范石生部驻扎县内，战云密布，人们纷纷四出避难，到四月中旬秩序安定后，贵县中学、高等小学、职业学校、女子小学等十五所学校联合召开追悼会筹备会议，决定于五月十八日举行追悼大会，并推举陈勉恕、罗尔棠、李镇峰、区运亨、陆远山为筹备委员。追悼会在贵县中学礼堂举行，会场中悬挂孙中山先生遗像，两旁布满鲜花，各学校、各团体及军政界人士所送的挽幛不下数百幅。五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时，十五个学校教职员及各界人士络绎不绝来到会场，十二时正式开会，全体到会人员向遗像三鞠躬、默哀，唱挽歌，各学校行献刍礼，读孙中山先生遗嘱及哀辞，讲述孙先生生平事迹，大会留影。到会者共计千余人，由高等小学的童子军维持秩序。各学校学生到会时手持“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打倒军阀”等口号旗沿途高呼，男学生一律臂缠黑纱，女生佩带黑花，散会后，学生又高呼口号沿街游行，气氛极为热烈。

追悼会上，贵县各界人士及团体敬献了许多挽联，现选

录几则于下：

四方奔走，半世经营，共和幸获告成，我公竟撒手去矣；

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目的未尽达到，吾党其努力勉旃。

贵县学生联合总会

牺牲四十载光阴，率民众以革命，赞助者几人，徒闻讥之为理想，诬之为赤化，先生今已矣，可恨国事蜩螗，顽劣未格；

黯淡八千里风云，望幽燕而雪涕，功成在何日，请看磨牙者遍地，吮血者盈庭，同志盍兴乎，毋教民权剥落，正义消沉。

贵县中学

作革命事业，为民众导师，牺牲四十载光阴，毅力热诚，古今罕匹；

抱博爱襟怀，谋共和实现，呕尽大半生心血，精神主义，宇宙长留。

贵县中学校友会

崇拜英雄，汗简新编革命史；

尊重教育，买丝同绣共和神。

贵县女子高小

革命功高，公已大名扬四海；

盖棺论定，谁将直笔著千秋。

贵县教育局

五四运动影响下贵县丙寅学会成立

陈颂祺

贵县以前在封建社会里，人民被贪官污吏劣绅土豪的欺压迫害，是最令人痛心疾首的。现举一些事例说一下：

前时贵县城乡均设有团防局，由绅士阶级推选当地有名的士绅二、三人为局董，一般人就称他们为局老爷，这些局老爷，就可以武断乡曲，鱼肉乡民。

团防局的性质是维持地方治安，并和人民排难解纷，每局并设有团丁数人，夜间巡查街道及到伙店清查住客兼收查夜费。当时各地赌馆林立，赌馆称为赌馆公司，征收赌饷的为筹办防务经费总局，故此各地团防局，就得向赌馆，征收附加费为局董的薪水和团丁的月饷及办公费，这些老爷们，就饱食终日，无所事事，遇有群众争执事件向他们投诉，如系他们的亲戚朋友，或送钱银礼物给他们，就可以曲予庇护，或挑唆讼狱，代写状词，勾结官厅，从中渔利，人民就是这样的被他们欺压迫害，也就是封建时代的旧制度所造成的。

1919年“五四”运动影响下，贵县的先进人士和有知识的青年，就每次于适当场合，纵谈时弊，或讨论如何改革旧制度，而城厢的开明知识分子和思想进步的青年，常集合于城厢自治会及县高小、城厢高小学校，大放改革制度和地方恶习的言论，并指责当时政府和团局的一切措施，这些有权

位人物就称他们为清议派。更特别注意他们的行动。

1923至24年间，贵县县长刘史臣，他并兼县民团司令，为本县山北多豪门巨族，他以拟购买团枪数百支，为扩充民团之用，他就与团防总局几个绅董决议，附加二五粮赋为购枪费，宣贵县历年粮赋正额为白银二十八万两，以前加一成教育经费，如再加入二五购枪费，便成为白银四十万两了。这些附加，名为加之于租户，实则取之于农民，因租户已将这笔附加数目，加于租谷之内而带收了。

附加粮赋的白银七万两，在当时实系一笔惊人的巨大数目，当时拟购买枪支六、七百支，机造的每支五、六十元，土造的每支十元，总值约三万元，装备费约一万元，剩余半数为团队官兵每月饷粮，这些饷械解决之后，即编成一个旅，拨为省防军，刘史臣便成为旅长，或随广西部队、向省外去扩张桂系势力，如是这一旅的军饷即系要贵县人民负担，贵县附加买的枪支，也非贵县人所有以保卫人民安宁之用了。因此这些清议派人物，就提出抗议，但力量还是很弱，得不到什么影响，后来就联合各乡人士，共同行动，反对加赋购枪，刘史臣也不敢一意孤行，还分头派人疏解，以图实现，不久因他在职病故，于是加附购枪一事，便停止了。随后继任县长梁权，也不敢再提购枪事件。以后本县党派斗争，相当剧烈，而县府和团局的一切措施，就感到棘手，不久梁权辞职，沈钟岳（本县人）继任县长。

1925年间，贵中学生，因校长李剑堂压制学生参加爱国运动，酝酿倒长，首先学生与清议派讨论进行办法，后由学生举代表向校长李剑堂提出反对意见，受到李的责骂，触动学生愤怒而实行罢课，并作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撤换校长，李剑堂终于辞职由黄夕清继任贵中校长。

贵县发生加赋购枪案和贵中倒长风潮，得清议派策动支持而得到胜利，清议派人物又被称为在野派，有权位的称为在朝派，两派的斗争又更趋于尖锐了。

1926年岁次丙寅（民国十五年春），清议派租赁县城东街陈姓房屋一间，成立“贵县丙寅学会”，清议派人物陈勉恕、梁五凤、梁绪昌、区运亨、赖济才、林颂禧，黄夕清、陈颂祺、黄柏贞、林浩然、林介卿、李镇邦、姜祖成、黄梦飞、罗润亭、陈伯彤、梁师道、梁三阶、刘春山，杨超等为基本会员。以后陆续加入的学生和青年约二十余人，（姓名忘记）丙寅学会成立以后，即发出宣言书，宣言内容是：提倡研究新学术、新文化，改革旧制度、旧习俗，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结社、言论、集会三大自由。因此更触怒当时的有权位的在朝人物，不特对丙寅学会会员，欲置之死地而后甘心，即对其他的青年人亦怒目而视，至“四·一二”事件发生，团局、党部、县府就联电报省，声称有很多共产党在贵县活动，散放传单于车辆，粘贴标语于街巷，这本是事实，而在上的统治阶级，认为贵县的革命形势，比其他地方尤为严重，故此当时南宁第七军部就先调张贯之团长率所部来贵，继续派军法处长蓝呈祺。继之国民党省党部派委员李代年到县成立清党委员会，蓝李为正副主任。当年秋，张团即派队到龙山圩捕拿姜祖成，即将姜与夏间入狱的石卡农会主席李福田二人杀害。

丙寅学会成员，除早已外出就事或读书之外，其余在县的，也均被通缉而亡命海外，以后有一部份会员，仍隐伏各地，为革命组织和宣传而活动。其余还有加入共产党的投向各县作革命活动，也有在贵县做革命工作的，因他们姓名改变，行踪无定无从纪述。至于在漫长的时间内，以后丙寅学